

三士风尘

■ 胡鹤鸣 岳红

微山湖的传说

■ 王银

相传，契因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封于商（今安徽亳州），后来就称契的部族为商部族。汤是契的后世子孙，汤灭夏后，建立的王朝称为商朝。盘庚是商朝的第二十代国君，他将商朝的国都又迁往殷（今河南安阳），所以商朝又称殷商。商朝延续了600多年的历史，商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吕氏春秋》记载，微子、微仲与商纣王都是同一个母亲所生，微子是老大、微仲是老二、商纣王是老三，但是其母在生微子和微仲时还是普通的妃子，不是皇后。纣王的父母都想立微子为太子，但是有个大臣根据宗法认为，生微子时母亲为妾，生纣王时母亲为妻，有妻的儿子在，就不能立妾的儿子为太子。

商纣王坐上王位后，作为长子的微子专管商朝的祭祀。商朝被周朝灭掉后，微子抱着祭器逃到了一个山头上。微子的子孙在这个山头上定居后，为纪念先祖建立的朝代，以殷为姓。微子死后也埋葬在这里，这就是微山的来历。

又据史料记载，武王伐纣后，商朝灭亡。按照礼法，朝代虽然灭亡，但是胜利者不能让以前的贵族宗祀灭绝。当武王分封诸侯时，仍封微子为宋国公。微子因对当时逃难的这个山头有感情，所以死后就葬在了这里。后来由于地壳的运动，微山沉陷了下去，一座大山变成了被汪洋大水包围的小岛，这就是微山岛、微山湖的来历。

微山岛没沉陷去之前是一座高山，高山的四周是一片洼地，在这片洼地上有一个城存在，这个城被称为留城或留国。宋朝罗泌编著的《路史》记载，尧的第九个儿子封于留，一作“榴”，传说刘氏便由此起源，刘的繁体字“劉”与“榴”近似。

张良是战国时的韩国人，秦灭韩后，他立誓要报国仇，并重金聘请侠士刺客，伺机刺杀秦始皇。刘邦来留城寻根，并与张良相会，张良遂辅佐刘邦南征北战，后来张良成为刘邦的重要谋臣。刘邦得到天下后，提高了刘氏发源地留城的地位，张良作为刘邦的得力助手被封于留城。

古留城沉陷于何时？已不可考。据近年来在微山湖出土的历史文物考证，留城在明朝以前一直是比较繁荣的。

民间有“古留城60年一现”的说法，据说微山湖在下大雾的时候，你撑船进入湖里就能看到留城，还能够进城去，曾经有一人趁大雾进入城内，带回一口铁锅，用它烧出来的鱼味道很美，他还说里面的人都不说话……

“古留城60年一现”的说法虽然缺乏科学依据，而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它曾经60年一现，甚至它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但是笔者认为，地理的变迁导致湖水干涸，继而露出古城痕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沧桑巨变，事过境迁，时逢盛世，国富民强。如果说古留城的传说是人们对微山湖曾经繁荣的一个向往，那么近几年来由古滕人民创建的国家四A级风景区——微山湖红荷湿地风景区，就是人们对这个向往的一个真实再现。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微山湖也将会借助红荷湿地风景区创建一个新的传说。

来宋江黄巢毕竟太少。但不知另一古人是谁？”

“另一位嘛，乃王勃王子安！弟当年读他的《滕王阁序》到‘四美俱，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一句时，真为之雀跃激动。但他突然兴天高地迥之浩叹，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于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是何等悲凉！”

李旸说：“又是一个伤感的人了，但不知杜兄说此何意？”

“李兄，我说他们的伤高悼远，正是衬出你我今日之欢。苏东坡说‘叹人生之须臾，慕长江之无穷’，李白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想而今吾与二兄喜登龙门，数十年寒窗一酬所愿，大丈夫豹变在即，又是何等的畅快！”

杨黼笑道：“原来杜兄的意兴在此，想必现在已是范文正公的句子——‘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只是我等士子，还须恪守儒道，以济天下为己任，方不负平生所学”。

李旸道：“杨兄说得好！文丞相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们读书人最高境界是取义成仁，这才是大丈夫本色！”

杜珩道：“二位兄胸襟不凡，令人钦佩，你们看此楼名为鲤跃，正合我等心思，小弟有一见识和二兄博一笑”。

李、杨忙问端由，杜笑道：“我们三位皆有酒意，今儿在此各吐心中之事，岂不快哉？”

李旸首先赞同：“好！这主意好，以吾三人才学，殿试必然有望，此身责与皇家，当做怎样的官？我们各抒胸臆，以备他日

之鉴！”

杨黼也说：“古人有青梅煮酒论英雄之说，我们举酒谈志，足可留为美谈，就请二兄先陈吧！”

杜珩说：“圣人所教与圣贤言论皆高远之举也。但凡人人生在世，谁不想扬名立万，光宗耀祖，为后世子孙做下大计。所以杜某虽不学主父偃日暮途远，但多年来发下誓愿，即使腰断三截，也要讨一套富贵来，让我杜氏杨眉吐气，让我子孙后代享用不尽”。

李旸道：“小可与杜兄不敢苟同。某自幼读书之时，蒙先人教诲，极慕先宗青莲先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发誓要做一个清正、廉洁、忠君爱民的好官，哪怕谗佞毁灭、宦海凶险，也要坦坦荡荡，除死方休”。

二人除述已毕，各饮一杯酒，专听杨黼高论。却见他只是微微而笑，并不言语，二人问道：“杨兄不言，莫非哂笑我们不成？”

“岂敢、岂敢，人各有志嘛”杨黼从容道：“在下虚度半百，无甚建树，只有些小医术，不堪自娱。古人道：‘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仕途若不得志，为医济人也是益事，我所谓志向，不过在此间耳。”

杜珩笑道：“医卜星相非士子所为，我兄闾愚执至此？”

杨 黼 道：“治病 救 人 是 济 世 之



了不起的古城夜色

■ 时培京

了不起的古城夜色。

夜色永不关闭。从运河淤泥升腾，台庄闸坝使 její 坚劲，粮米号子把她喂养，纤夫号子拼命揉搓。拉魂腔给她以凄凉，渔鼓给她以清绵。而我，只能赞叹这了不起的夜色。

夜色从秦汉漫起，掠到楚国庄园；在明万历年间着色幽暗硬硕，至乾嘉盛世一河渔火河清水晏。一九三八年敢死队夜袭倭寇染红了夜色。而今天，你看夜色，在伦达温泉灯火通明与古城的通明灯火之间，红感与绿荡紫微与惨蓝。古运河驶来的船舱里坐着谈迂、坐着翁同龢、坐着《儒林外史》《野叟曝言》里的人物。

今夜，没有皇帝。台儿庄的夜色最大。

戊楼守卫夜色。月亮悄悄挪步登高，越来越微渺小。此刻，我们眼前帆樯林立、纤板纤绳像大刀一样怒吼，毁坏与重建，

复活与升华渐以渐近。这里没有颓废的废墟，弹与血的墙壁睁大了眼睛，只有供养回忆的柳树、梧桐、槐树紧紧把夜色吸附，像孩子似的允吸像对情人的允吸。你我温馨地想起夜色的梦想。在短暂依偎的时刻，在这老师也曾经迷失的夜色里，我们屏住气息，失去呼吸，夜色戕杀沉溺。纷至沓来的情不自禁，没有邀请，去已任其自然。耽于不愿去思考的夜色。我面对面与夜色相称。

夜色在思考。该不该失去我。

夜色坐在伦达、坐在古城，古运河的流水是她思考的生物神经波。人与灯与灯火、灯火与夜色的世界。我想：夜色是否也看到了第一个向她张望的他、乞求的他。夜色与人同样惊奇，在她经过了十二个小时的慢慢索忆，等走了太阳，逼走了月亮，星星无法入眠只是为了点

缀今晚的夜色。

我抓不住夜色，我攫取不了。夜色离我温柔的近，我被梦想扔到她的身后，即使浸入到夜色之中，她比梦想还要透明、黑色的透明，灯火的透明，落魄苦吟的被乾隆钦拔江淮第一的李可敬在一豆灯火中昏昏入睡梦回步云桥畔直到天明。

黑暗，黑暗的夜色溟溟濛濛地褪去，夜色脱壳隐入大堤运河青黑的淤泥，隐入长了皮肤纹理的驳岸，躲进运河大鼓的革囊，抚弄坠琴填满台儿庄刻瓷的凹陷处。还有有的在闸官署参将署大清邮政局……在对第二日夜晚的期盼与延展之中慵慵而来，灯是守望她，我守望她，在我每每几乎迷失她的脸庞之时。

我相信着古城的夜色。夜色，我的梦想，相信那年复一年甚至遥遥无期地永远在等待的梦想。再长的时间我不害怕，我等得起，

举，谁能小之。且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儒为济世，小人儒为误世，夫能济世岂在位高位卑、所操之术乎？事在人为，德在自修，这是个人的造化！”

后来三人都中进士，杨黼因守志多次放官不做，杜、李二人先入仕途，果然是一清一浊。

李旸中进士后，当年即放江苏候补知县，被朝廷委派到淮安查赈。当地赃官贪污赈款恐被查，便贿赂前来查赈的官员。10名官员中9人受贿，唯独李旸拒收贿赂且秉公执法。赃官对李公既恨又怕，暗施毒计重金买通李公佣人用毒茶害死了他……后来，此案惊动嘉庆皇帝，李公得以昭雪，一代廉吏，美名传扬。

杜珩做官后贪赃枉法，疯狂敛财，不数年便在老家建起了豪华的府邸。据说良田成片，房间千间，富甲一方。后来被人告发，满门抄斩，家财充公，自己也果然被腰斩。

杨黼虽未做官，但一世儒医的清名和济世救人的义举，却一直在他生活过的这一带民间流为美谈！

数年后，山左士子纷纷传扬这段佳话，民间还编成了小戏。曾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山东三士，各抱一木（三人姓中），功名何在，两荣一枯！（另注：李杜都是当时名人，此处皆用化名）

夜色，因为在你的指引之下，我看到了未来。

台儿庄古城被打算建为“模范市”，即将来的未来反而在迟迟七十多年之后，被七十多年的夜色所羁绊缠绕。2008年古城重建并逐渐温暖她的身躯找回她的魂魄了。未来在古城的夜色报道、破晓。

夜色不会从我身边溜走。

夜色是我梦想。夜色是没有缰绳的历史，无法想象得明明白白的梦想。在夜色带我回到梦想、回到过去、回到未来，有一盏陈郝瓷灯一盏贺窑土陶灯照着回来的路。

我还要奔跑。为寻找这夜色一样的梦想来到台儿庄。明天，我需要更快的奔跑，甩下优哉游哉，抵达夜色深处，我心动人深处，更豁达地振动臂膀：我来了，了不起的台儿庄夜色。

为此，我将顶着那不断袭来的了不起的夜色奔跑。

古城

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